

常见的短视频里，游客在英国皇家骑兵卫队的岗哨前，凑过去跟卫士和战马合影，稍许靠近些，遭卫兵呵责，一声怪吼，那马也跟着一鼻孔出气。游客吓得不轻。疑似过了哨位警戒线。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有关马的一幕。

我十分留意那些可以看到马的地儿，也是旅游景点。乡里人牵来两匹马，拴在树下，一匹是白马，另一匹也是白马；马儿高大，立姿挺拔。乡里人说，那马儿，是乡邻用来做婚庆的，接新娘子，相当于城市里的婚车凯迪拉克。岁末迎新，生逢马年，旅游景点骑马拍照生意好，主人就让这马儿来加班。照例对马儿照顾得甚是周到，养马千日，用马一时。

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。我不是伯乐，但我真的喜欢看马。

最具观赏性的是马术比赛中的“盛装舞步”。那马看似踱步、快步、小碎步，步步赏心而悦目，原地旋转，横向运动，充满动感和韵律。

有很多与马儿有关的舞蹈。早年的歌舞——展现草原上的小青年见到毛主席，歌声和舞姿便是一路骑马，嘚儿嘚儿地往北京而去。电影《芳华》，重温舞蹈《草原儿女兵》。那开场，昂首勒马，身子随着高挑的马前倾后仰，令一代文艺青年老泪纵横。其实，当年更出挑的是总政歌舞团的舞蹈《战马嘶

看马

程小莹

鸣》，以军人驯服烈马为叙事——实在的人与虚拟的马儿，展现人与马儿的互动，一匹活生生的、性格暴烈的骏马由此而生。

关于马儿的音乐，余音绕梁。电影《沸腾的群山》插曲《支援矿山运木材》，又名《扬鞭催马奔向前》，由当年著名男女声二重唱张振富、耿莲凤演唱。歌词“一挂挂爬犁飞驰在茫茫的雪原”，冰雪封山下的马车，伴随东北二人转曲调，前奏



以扬琴模拟马蹄声，间奏中，加入手风琴营造紧张氛围。同样赶马车的，更出名的是电影《青松岭》，一曲《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》——“长鞭哎，那个一呀甩吧”，一路便是马蹄儿响来马铃儿叮当。这种以乐队与歌唱的音型，勾勒出撒欢驰骋的动感，唯有马儿。

笛子独奏是一个变奏，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的引子部分，笛子的长颤音带着意模仿骏马嘶鸣，乐队伴奏急促跟进，足以表达一派忙碌的运粮景象。

马儿是有故事的。我自小喜马，跟打仗的故事有关。古代“三国”，动辄将军“策马而去”，或者将敌“斩于马下”；最著名的是“赤兔”，从吕布那儿流落到曹操这里，再送给关羽。曹操曾送关羽美女十人，关羽不露声色；

到了现代战争，电视里，听到美军“第七骑兵团”的番号，作为美陆军第3机械化步兵师的刀刃部队，它最先进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。有军事专家说了，那个“骑兵团”，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“一人一马”骑马作战的骑兵，而是指机械化步兵部队，有装甲运兵车、坦克等作战和运输工具，是取代了马匹的机械化精锐作战部队。

喜欢马，与战争有关，但是，马也反战。因为战争，马儿与人生离别；战争中，死了不少人，也死了不少马。影片《战马》里，人与马儿依依不舍，马儿对人不断回望，马与马之间的感情同样真诚自然，催人、催马泪下。

《季风中的马》，说过这样的话——你不想去的地方，马不可能把你驮去；但你想去的地方，就必须得马驮着你去。

访常州东坡居士藤花旧馆

邓名

古巷深深旧馆藏，藤花犹带宋时香。
曾吞瘴海南迁泪，终浣清河北岸裳。
竹柏影中寻笠屐，梅苔芬上认诗行。
一蓑风雨平生志，满壁龙蛇今古芳。
鹤语恍传迁客恨，月痕漫浸墨池凉。
江湖何处非羁旅，天地此间存浩茫。
槛外烟云随聚散，人间忧乐自斟量。
欲询居士栖居意，星斗盈天枕月光。



前年冬日的一天，护理员小赵说南院左角墙外有一只瘸腿小奶狗。办公室两位00后小姑娘奔出去。不一会儿，羽绒服里揣着一只小奶狗回来了。胎毛未褪，小狗毛茸茸的，通身两种毛色——白色的身上分布着几块不规则的黑色斑点，尾巴和头是纯黑色。“就叫它黑头吧。”小护士说。“黑头难听，不如叫黑桃吧。”一名行政小姑娘接话。

名字起了，养下成了顺理成章的事。彼时我们在一家开在社区的养老院工作，养只小狗的空间是有的，养老院也流行宠物疗法，但前提是温顺聪慧亲近人。

00后们来沪不足一年，无亲无故，看似开朗，其实都藏着一颗想家的心。两个小姑娘把爱倾注给黑桃，把它当成亲人。她们给黑桃洗澡，用新毛巾擦身体，洗后一个人抱着，一个人拿吹风机仔细吹；查找附近的宠物医院，定期带黑桃打针，还记得要发票找我报销；在黑桃到处小便时忙不迭地去拿拖把，小心翼翼看我一眼。我哭笑不得，颇有感慨。爱教会人承担责任。有了爱就有了动力，同时也有了软肋。这些被父母娇养长大的孩子本无所畏惧，为了黑桃学会看人眼色。

来了“赤兔”，脸色大好。

曹操喜欢送马，给刘备的卢马。伯乐的《相马经》记载：“的卢，马白额入口至齿者，名曰榆雁，一名的卢。奴客死，主乘弃市，凶马也。”刘备被蔡瑁追杀，困于檀溪边，危急关头，刘备向马儿呼救：“的卢，今日危矣，可努力！”那的卢马，竟从水中一跃数丈，飞上对岸。的卢马以自己的努力一跃而跻身三国名马之列。刘备入川，因庞统坐骑老弱，遂以的卢赠之。至落凤坡，庞统因坐骑的卢而被误以为是刘备，中箭身亡。此又坐实的卢“妨主”凶名。

骑兵打仗的画面很多。苏联红军和哥萨克匪帮，都有骑兵部队；电影《夏伯阳》，还有瓦西里，少不了骑马挥师的镜头。中国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一开始，是李向阳策马双枪，突破鬼子封锁。一般的情况是，“我们的大部队来了”，就会有骑兵。电影《南征北战》，大部队渡过大沙河，骑兵杀到，万马嘶鸣。过目不忘的，却是电影里，一匹落单的马儿，没人骑，自个儿从左向右，在银幕下方划一道下旋的弧，单骑掠过。

到了现代战争，电视里，听到美军“第七骑兵团”的番号，作为美陆军第3机械化步兵师的刀刃部队，它最先进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。有军事专家说了，那个“骑兵团”，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“一人一马”骑马作战的骑兵，而是指机械化步兵部队，有装甲运兵车、坦克等作战和运输工具，是取代了马匹的机械化精锐作战部队。

喜欢马，与战争有关，但是，马也反战。因为战争，马儿与人生离别；战争中，死了不少人，也死了不少马。影片《战马》里，人与马儿依依不舍，马儿对人不断回望，马与马之间的感情同样真诚自然，催人、催马泪下。

《季风中的马》，说过这样的话——你不想去的地方，马不可能把你驮去；但你想去的地方，就必须得马驮着你去。

黑桃在两个小姑娘的宠爱下日渐活泼。长着长着，腿竟然自行恢复，活蹦乱跳。一双黑黝黝的野葡萄一样的水润眼睛望着你，真诚和热爱从眼睛里溢出来，让人有种错觉，以为下一秒它要开口说话。这个柔软又不设防的小东西实在太讨人喜欢了，大家你买磨牙棒，我买宠物玩具，自然而然地宠着它。有几位阿娘常常省下早餐鸡蛋，

黑桃 和琳

偷偷投喂黑桃。一位偶然来看望外婆的小姐姐爱上它，每周必来养老院报到，还专门送了一条刻有“黑桃”名字的宠物项链。冬去春来，黑桃逐渐脱去幼态，长成一只伶俐的小土狗。黑色的折耳垂在脑袋上，把每一位进出养老院的人当家人，热情地摇起尾巴。人们喜欢站在黑桃前评头论足。有人说很少见土狗了；有人说聪明是聪明，可惜有点丑；也有人担心它会不会咬人。黑桃换牙那段时间，的确会撕咬，报纸细细碎碎地咬了一地，还喜欢追着人的裤脚跑。

养黑桃至7个月，养老院门外不知不觉

我幼年寄住在上海顺昌路。上小学上中学，几乎天天走过与顺昌路交叉的永年路。

永年路不过是条小马路，仅数百米而已，顺昌路的几分之一，被顺昌路截为东西两段。不上学，永年路我也是会因各种原因走一趟的。它是条露天设摊的菜市，路不宽，挤满了青菜萝卜、肉案、鱼盆、鸡蛋鸭蛋婆子。四面八方的市民拎菜篮围到这里，上半天熙熙攘攘，烟火气极浓。午后便消停了，冷冷清清——那时没有夜市。各种摊子还在，虽然没有货品，却各据上午的摊位。沿街似看不到一座文艺设施，俨然与艺术无缘。其实是有，像是藏匿了。

东端那座“民乐剧场”，附近俗称“四十间”（不知何以叫出这么个名字）。门面很小，没有霓虹灯闪烁，连剧场招牌在印象里都若有似无，路人多不会在意这里蹲着一座剧场。门内也简陋，没有座椅，一排排长条凳，每排容一二十名观众。剧场虽小虽陋，倒有点名气。看淮剧的上海市民不晓得它的人少。大名鼎鼎的淮剧艺术家筱文艳正是从这里唱出去的，不少名角来这里演出，号称“淮剧麒麟童”的何益山即是一位。他带戏班到了民乐剧场，家父亲去看望，还带上我，他俩是知交。那天何益山先在剧场后台楼上留我们晚饭，饭后请下楼去看戏，订好了前排最佳座位。那时我年幼，不知看的什么剧目，留下极深的记忆是，何益山和妻子、儿子同台，分饰剧中人物老

夫妇及儿子，戏内戏外同为一家三口。我觉得稀罕、有趣。以后儿子何筱山（亦作何小山）也成了名角。“四十间”带动了周边市民的“江淮戏”爱好——那时大家叫它江淮戏。我住的那条小弄堂，人们在门口纳凉，有几回围起来唱得热闹，出众的几位票友彩唱。徐姓男子饰《打金枝》的驸马郭暖，近乎专业；饰《辕门斩子》穆桂英的那

永年路上艺术履痕

陈老萌

位，扮相俊俏；另一位演的是苦情戏，唱得台下泪水涟涟。与东段民乐剧场的寒酸不同，永年路西段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都称“上海美专”，煞是气派，三层洋楼，门楣横着蔡元培题写的校名。然而与民乐剧场一样，它在永年路也不显眼。校门开在顺昌路，仅一小段围墙沿着永年路，后来围墙边盖了一溜民居，学校就名正言顺不归永年路了。

上海美专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，学校业绩载入史册，学者称誉，它的校史顶半部中国近代美术史。或任教或求学，进出此校的名家，一串一串：如雷贯耳的潘天寿、黄宾虹、李毅士、贺天健、林风眠、朱屺瞻、丰子恺、潘玉良、吴茀之、程十发、陈秋草、李可染、蔡若虹、蒋兆和、庞薰琹、关良、吴大羽、蒋兆和、张充仁；美术教育家吕凤子、美术理论家滕固、音乐家谭抒真、

2026年是骤然到来的。那2025年呢？我不敢细想。河边的柳枝居然还有些叶子，绿中带着金黄。我猜想，它们是在留守吧。

想起年前一个分享会，因一位诗人的诗集而至。那天，人不少，有真正爱好者，有捧场的，更有附庸风雅的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真的喜欢，这个年纪了，不必讨好谁，也无需欺骗自己，只需守住内心那条底线。

那天阳光明媚，古琴如流水，周遭的浮躁也沉淀了去。摆放在桌上的诗集仿佛在发着光，那是它的灵魂在说话。我的致辞不敢超越它，必须是真诚的，用了匍匐、虔诚等字眼，有点用力过猛，其实，我是对自己说的。会后有人告诉我，我的眼里少了平时的温柔与随和，有点严肃。我哪管别人怎么认为，与其言不由衷，莫如不言。文学是我自我救赎的良药，来自有缺憾的童年，那是一间黑暗的房子，缺少一双温暖的大手揽我入怀。现在想来，父母忙于工作，无奈中疏离了幼年的我，于我却成了内心的痼疾。记得一个梦：夜，风雪交加，一双厚实有力的手握住了我，我的心一下就靠岸了。那双手就是文学！对文学，我怎么能不感恩。

2005年春节，收到石楠老师一幅画，那是一朵婉约的荷花，清朗的品格如光，书房一下就明亮了许多。想起之前那次笔会，我们玩着手拍手的游戏，指尖的温度还在，心灵的感知穿越了时空，从此，相互关切的问候，成了彼此日常的一部分。她本可以凭她的成就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，可她却作出了舍弃，用自己所有的稿酬助力文学薪火，她达到了一般人达不到的境界。但她又是那么平常，甚至更谦卑地活着。那朵莲花不就是她吗？我眷恋与她相处的时光，更常常挂念着她，并在自愧不如中节制不堪的欲望，修正着落俗的迷惘。我几乎把石楠老师当作心底的一方镇纸。

新的一年，和蚌埠的金萍通了个电话，她说前不久回了趟老家的小学，参加母校举办的“五十年的跨越”专题活动。怀远一个偏僻的小学校，因为传播她的作品，居然留下了文学的火种。学生们高举着手，争着说自己的家人都读过她的书，她是他们的榜样……那一刻，文学不是神话，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。

2025年12月31日晚，“文学·中国”跨年盛典如盛宴，那是为每位爱好文学的人准备的。你若坚守，它就是你的。寂寞乃文学的本质，孤独更是文学的灵魂。过去的一年，我写的作品不多，却历经坎坷，他们说有点尖锐，尖锐就尖锐，也要矢志不渝。如此，才是一个作家不可弃的良知。

新年的第一天，翠翠来电：我喜欢你的文字，我想看到。文学就是这样，它可以很大，大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；它又可以很小，小到有人告诉你，我就喜欢你的文字。其实，如果你是真的热爱，那就应该为你自己而写。晚上，散步苏州河，河面波光粼粼，那么大的半马苏河公园，我只遇到几个人。我想，我和他们是一样的，内心一定有个坚守，而我和他们又是不一样的，我记着自己藏在岁月深处的使命。



马到成功 (北沉香雕刻) 高春雷

幸福

半是丰盈



我曾经对2025年说：“有生活，就有幸福。不缅怀过去，不妄谈未来；生活在当下，

2026年来了，我却不知道该对它说什么。

生活不易，幸福难

寻。可是，有生活就有幸福的希望。不缅怀过去，不妄谈未来；生活在当下，细品琐碎中的美好，便是幸福——这是我对2026年说的。

多了两只总在门口眺望的狗，一只叫阿黄，另一只叫大白，是遛狗时结交的朋友。黑桃是只女生狗，大门外痴痴相望的是两只男生狗，莫名就让大家联想起未嫁时的自己。以为黑桃无忧无虑的日子会持续到老。谁想承遇到拆迁，养老院要解散。所有人都有去处，唯独黑桃。两个小姑娘急得不行。她们打听过，即使愿意花钱，也无法把黑桃托运回家，因为黑桃的第三针防疫针还没有打完。我家里有两个小孩要养，已无暇他顾。

好在焦灼到最后，一位年长的同事愿意在不大的生活空间里接纳黑桃。两个小姑娘扑过去抱住她，嘴里说着你真好，一边回头冲黑桃说：黑桃，快叫妈妈。以后你就靠妈妈活命了。黑桃仿佛听懂了一般，一步一步踱过去，轻轻咬着年长同事的裤脚，温柔地摆动着黑色的脑袋。

这真是物是人非，儿女情长。我们跟当了几天家庭新成员的它告别，它两眼望着我们，我的心里不是滋味，老伴眼睛湿润了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家有宠物

责编:沈琦华

摄影家吴印咸、作家倪贻德和叶灵凤、翻译家傅雷、电影明星赵丹、电影美术师尚义、中国动画电影创始人万籁鸣，诗与画、编与导无所不能的许幸之……数不胜数，实实在在地挂十漏百。且不列入徐悲鸿，他出身美专，就读却在迁址永年路之前的学校。当年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“人体模特风波”也与此地有关。丁聪父亲丁悚参与过美专筹办，家住永年路西端拐弯的黄陂南路，想必丁聪无数次走过永年路。著名女作家赵清阁，求学美专期间曾在永年路租居栖身。又一名女作家茹志鹃回忆，她不是美专学生，但一度住在永年路西段天祥里，她的女儿王安忆在文章里误记成沪语谐音的天强里。

上海美专办学四十年，坐落于顺昌路、永年路约三十个春秋，1952年迁至无锡，那里彻底移作市民住宅“大新邨”。上海的弄堂通常狭窄拥挤，这里有块空旷场地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文娱活动频频，放露天电影或搭台演出（我观看过越剧《盘夫索夫》；于我们儿童而言，玩游戏“官兵捉强盗”，实在是理想去处。几十年后，一位读书人办了个“凤鸣书店”，租用美专校门遗址，名噪一时，诚然与永年路关联越来越远。

如今永年路已成过往，老住户的后人是否知晓，短短的永年路曾经有过一座民乐剧场，有过一所上海美专呢？我是梦游过好几次的。

郭翠华

致敬深邃的岁月